梁高僧傳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梁高僧傳
卷五　義解二

► 卷六

卷五

義解二　(正傳十五人　附見九人)

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

釋道安，姓衛氏，常山扶柳人也。家世英儒，早失覆蔭，為外兄孔氏所養。年七歲讀書，再覽能誦，鄉鄰嗟異。至年十二出家。神性聰敏，而形貌甚陋，不為師之所重。驅役田舍，至于三年，執勤就勞，曾無怨色，篤性精進，齋戒無闕。數歲之後，方啟師求經，師與《辯意經》一卷，可五千言。安齎經入田，因息就覽，暮歸。以經還師，更求餘者，師曰：「昨經未讀，今復求耶？答曰：「即已闇誦。」師雖異之，而未信也。復與《成具光明經》一卷，減一萬言，齎之如初，暮復還師。師執經覆之，不差一字，師大驚嗟而敬異之。

後為受具戒，恣其遊學。至鄴，入中寺，遇佛圖澄。澄見而嗟歎，與語終日。眾見形貌不稱，咸共輕怪，澄曰：「此人遠識，非爾儔也。」因事澄為師。澄講，安每覆述，眾未之愜，咸言：「須待後次，當難殺崑崙子。」即安後更覆講，疑難鋒起，安挫銳解紛，行有餘力，時人語曰：「漆道人，驚四鄰。」

後避難潛于濩澤。太陽竺法濟、并州支曇講，《陰持入經》，安後從之受業。頃之，

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，沙門僧先、道護已在彼山，相見欣然，乃共披文屬思，妙出神情。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，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。時武邑太守盧歆，聞安清秀，使沙門敏見苦要之。安辭不獲免，乃受請開講，名實既符，道俗欣慕。

至年四十五，復還冀部，住受都寺，徒眾數百，常宣法化。石虎死，彭城王嗣立，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，廣修房舍。安以石氏之末，國運衰危，乃西適牽口山。迄冉閔之亂，人情蕭素，安乃謂其眾曰：「今天災旱蝗，寇賊縱橫，聚則不立，散則不可。」遂復率眾入王屋、女休山。頃之，復渡河依陸渾，山栖木食，修學。俄而慕容俊逼陸渾，遂南投襄陽，行至新野。謂從眾曰：「今遭凶年，不依國主，則法事難立。又教化之體，宜令廣布。」咸曰：「隨法師教。」乃令法汰詣楊州，曰：「彼多君子，好尚風流。法和入蜀，山水可以修閑。」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，夜行值雷雨，乘電光而進。前行得人家。見門裏有二馬，□之懸一馬筧，可容一斛，安便呼「林佰升」。主人驚出，果姓林，名佰升。謂是神人，厚相接待。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，安曰：「兩木為林，筧容佰升也。」

既達襄陽，復宣佛法。初經出已久，而舊譯時謬，致使深義，隱沒未通，每至講說，唯敘大意轉讀而已。安窮覽經典，鉤深致遠，其所注《般若道行》、《密迹》、《安般》諸經，並尋文比句，為起盡之義，乃析疑甄解，凡二十二卷。序致淵富，妙盡深旨，條貫既敘，文理會通，經義克明，自安始也。自漢魏迄晉，經來稍多，而傳經之人，名字弗說，後人追尋，莫測年代。安乃總集名目，表其時、人，詮品新舊，撰為《經錄》。眾經有據，實由其功。四方學士，競往師之。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，要安暫往，朱序西鎮，復請還襄陽。深相結納。安以白馬寺狹，乃更立寺，名曰「檀溪」，即清河張殷宅也。大富長者，並和贊助，建塔五層，起房四百。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，擬為承露盤。安曰：「露盤已託汰公營造，欲回此銅鑄像，事可然乎？」忠欣而敬諾。於是眾共抽捨，助成佛像。光相丈六，神好明著。安既大願果成，謂言：「夕死可矣。」

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，高七尺，又金坐像、結珠彌勒像、金縷繡像、織成像各一尊。每講會法聚，輒羅列尊像，布置幢幡，珠珮迭暉，烟華亂發。使夫升階履閾者，莫不肅焉盡敬矣。有一外國銅像，形製古異，時眾不甚恭重。安曰：「像形相致佳，但髻形未稱。」令弟子爐治其髻，既而光焰煥炳，耀滿一堂。詳視髻中，見一舍利，眾咸愧服。安曰：「像既靈異，不煩復治。」乃止。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，故出以示眾。

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，籠罩當時。其先籍安高名，早已致書通好，曰：「承應真

履正，明白內融，慈訓所兼照，道俗齊蔭。自大教東流，四百餘年，雖蕃王居士，時有奉者。而真丹宿訓，先行上世，道運時遷，俗未僉悟。自頃道業之隆，咸無以匹，所謂月光將出，靈鉢應降。法師任當洪範，化洽幽深，此方諸僧，咸有思慕。願慶雲東徂，摩尼迴曜，一躡七寶之座，暫現明哲之燈。雨甘露於豐草，植栴檀於江湄。則如來之教，復崇於今日；玄波溢漾，重蕩於一代矣。」文多不悉載。及聞安至止，即往修造。既坐，稱言：「四海習鑿齒。」安曰：「彌天釋道安。」時人以為名答。齒後餉梨十枚，正值眾食，便手自剖分，梨盡人遍，無參差者。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，修書累紙，深致慇懃。安答書云：「捐米千斛，彌覺有待之為煩。」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：「來此見釋道安，故是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齊講不倦。無變化伎術，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；無重威大勢，可以整群小之參差。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是吾由來所未見。其人理懷簡衷，多所博涉，內外群書，略皆遍睹，陰陽筭數，亦皆能通，佛經妙義，故所遊刃。作義乃似法蘭、法道，恨足下不同日而見，其亦每言思得一敘。」其為時賢所重，類皆然也。

安在樊沔十五載，每歲常再講《放光般若》，未嘗廢闕。晉孝武皇帝，承風欽德，遣使通問，並有詔曰：「安法師器識倫通，風韻標朗，居道訓俗，徽績兼著。豈直規濟當今，方乃陶津來世。俸給一同王公，物出所在。」時符堅素聞安名，每云：「襄陽有釋道安，足神器，方欲致之以輔朕躬。」後遣符丕南攻襄陽，安與朱序俱獲於堅，堅謂僕射權翼曰：「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。」翼曰：「誰耶？」堅曰：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。」既至，住長安五重寺，僧眾數千，大弘法化。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，故姓各不同，安以為大師之本，莫遵釋迦，乃以釋命氏。後獲《增一阿含》，果稱四河入海，無復河名。四姓為沙門，皆稱釋種。既懸與經符，遂為永式。

安外涉群書，善為文章。長安中，衣冠子弟為詩賦者，皆依附致譽。時藍田縣得一大鼎，容二十七斛。邊有篆銘，人莫能識，乃以示安，安云：「此古篆書，云魯襄公所鑄。」乃寫為隸文。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，其形正圓，下向為斗，橫樑昂者為升，低者為合，梁一頭為籥，籥同黃鍾，容半合，邊有篆銘。堅以問安，安云：「此王莽自言出自舜，皇龍戊辰，改正即真。以同律量，布之四方，欲小大器鈞，令天下取平焉。」其多聞廣識如此。堅敕學士內外有疑，皆師於安。故京兆為之語曰：「學不師安，義不中難。」

初堅承石氏之亂，至是民戶殷富，四方略定，東極滄海，西併龜茲，南苞襄陽，北盡沙漠。唯建鄴一隅，未能抗伏。堅每與侍臣談話，未嘗不欲平一江左，以晉帝為僕射，

謝安為侍中。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、原紹等，並切諫，終不能迴。眾以安為堅所信敬，乃共請曰：「主上將有事東南，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耶？」會堅出東苑，命安升輦同載，僕射權翼諫曰：「臣聞天子法駕，侍中陪乘，道安毀形，寧可參廁。」堅勃然作色曰：「安公道德可尊，朕以天下不易，輿輦之榮，未稱其德。」即敕僕射扶安登輦。俄而顧謂安曰：「朕將與公南遊吳越，整六師而巡狩，涉會稽以觀滄海，不亦樂乎。」安對曰：「陛下應天御世，有八州之富。居中土而制四海，宜棲神無為，與堯舜比隆。今欲以百萬之師，求厥田下下之上。且東南區地，地卑氣厲，昔舜禹遊而不反，秦皇適而不歸，以貧道觀之，非愚心所同也。平陽公懿戚，石越重臣，並謂不可，猶尚見拒。貧道輕淺，言必不允，既荷厚遇，故盡丹誠耳。」堅曰：「非為地不廣，民不足治也，將簡天心，明大運所在耳。順時巡狩，亦著前典，若如來言，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？」安曰：「若鑾駕必動，可先幸洛陽，枕威蓄銳，傳檄江南，如其不服，伐之未晚。」堅不從，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，堅躬率步騎六十萬。到頃，晉遣征虜將軍謝石、徐州刺史謝玄拒之。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，晉軍逐北三十餘里，死者相枕。融馬倒殞首。堅單騎而遁，如所諫焉。

安常注諸經，恐不合理。乃誓曰：「若所說不甚遠理，願見瑞相。」乃夢見梵道人，頭白眉毛長，語安云：「君所注經，殊合道理。我不得入泥洹，住在西域，當相助弘通，可時時設食。」後《十誦律》至，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。於是立座飯之，處處成則。安既德為物宗，學兼三藏，所制《僧尼軌範》、《佛法憲章》，條為三例：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；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。天下寺舍，遂則而從之。

安每與弟子法遇等，於彌勒前立誓，願生兜率。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忽有異僧，形甚庸陋。來寺寄宿。寺房既窄，處之講堂。時維那直殿，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，遽以白安，安驚起禮訊，問其來意。答云：「相為而來。」安曰：「自惟罪深，詎可度脫。」彼答云：「甚可度耳，然須更浴聖僧，情願必果。」具示浴法。安請問來生所之處，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，即見雲開，備睹兜率妙勝之報。爾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。安後營浴具，見有非常小兒，伴侶數十，來入寺戲。須臾就浴，果是聖應也。至其年二月八日，忽告眾曰：「吾當去矣。」是日齋畢，無疾而卒，葬城內五級寺中。是歲晉太元十年也。

未終之前，隱士王嘉往候安，安曰：「世事如此，行將及人，相與去乎？」嘉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師且前行，僕有小債未了，不得俱去。」及姚萇之得長安也，嘉時故在城

內，萇與符登相持甚久，萇乃問嘉：「朕當得登不？」答曰：「略得。」萇怒曰：「得當言得，何略之有！」遂斬之，此嘉所謂負債者也。萇死，其子興方殺登。興字子略。即嘉所謂「略得」者也。嘉字子年，洛陽人也，形貌鄙陋，似若不足。本滑稽，好語笑，然不食五穀，清虛服氣，人咸宗而事之。往問善惡，嘉隨而應答，語則可笑，狀如調戲，辭似讖記，不可領解，事過多驗。初養徒於加眉谷中，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。及堅將欲南征，遣問休否，嘉無所言，乃乘使者馬，佯向東行數百步，因落靴帽，解棄衣服，奔馬而還，以示堅壽春之敗，其先見如此。及姚萇正害嘉之日，有人於壠上見之，乃遺書於萇。安之潛契神人，皆此類也。

安先聞羅什在西國，思共講析，每勸堅取之。什亦遠聞安風，謂是東方聖人，恒遙而禮之。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，廣寸許，著臂，捋可得上下也，唯不得出手，時人謂之印手菩薩。安終後十六年，什公方至，什恨不相見，悲恨無極。

安既篤好經典，志在宣法，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，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，譯出眾經百餘萬言。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，詳覈文旨，新出眾經，於是獲正。孫綽為〈名德沙門論目〉云：「釋道安博物多才，通經名理。」又為之贊曰：「物有廣贍，人固多宰，淵淵釋安，專能兼倍，飛聲汧隴，馳名淮海。形雖草化，猶若常在。」

有別記云：「河北別有竺道安，與釋道安齊名，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。」道安本隨師姓竺，後改為釋。世見其二姓，因謂為兩人，謬矣。

晉莆坂釋法和

釋法和，滎陽人也。少與安公同學，以恭讓知名。善能標明論總，解悟疑滯。因石氏之亂，率徒入蜀，巴、漢之士，慕德成群。聞襄陽陷沒，自蜀入關，住陽平寺。後於金輿谷設會，與安公共登山嶺，極目周睇，既而悲曰：「此山高聳，遊望者多。一從此化，竟測何之。」安曰：「法師持心有在，何懼後生！若慧心不萌，斯可悲矣。」後與安公詳定新經，參正文義。頃之，偽晉王姚緒請住蒲阪講說。其後少時，敕語弟子：「俗網煩惱，苦累非一。」乃正衣服，繞佛禮拜，還坐本處，以衣蒙頭，奄然而卒，時年八十矣。

晉泰山崑崙巖竺僧朗　(支僧敦)

竺僧朗。京兆人也。少而遊方，問道長安，還關中，專當講說。嘗與數人同共赴請，行至中途，忽告同輩曰：「君等寺中衣物，似有竊者。」如言即反，果有盜焉，由其相語，故得無失。朗常蔬食布衣，志耽人外。以偽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，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，每共遊處。忠後為符堅所徵，行至華陰山而卒。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，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岩也。峰岫高險，水石宏壯。朗創築房室，製窮山美，內外屋宇數十餘區。聞風而造者，百餘人，朗孜孜訓誘，勞不告倦。

秦主符堅欽其德素，遣使贍遺。堅後沙汰眾僧，乃別詔曰：「朗法師戒德冰霜，學徒清秀，崑崙一山，不在搜例。」及後秦姚興，亦佳歎重。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，給以二縣租稅，其為時人所敬如此。此谷中舊多虎災，人常執仗結群而行，及朗居之，猛獸歸伏，晨行夜往，道俗無滯，百姓咨嗟，稱善無極，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。凡有來詣朗者，人數多少，未至一日，輒已逆知。使弟子為具飲食，必如言果至，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。後卒於山中。春秋八十有五。

時泰山復有支僧敦者，本冀州人，少遊汧隴，長歷荊雍。妙通大乘，兼善數論，著《人物始義論》，亦行於世。

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　(曇壹　曇貳)

竺法汰，東莞人。少與道安同學，雖才辯不逮，而姿貌過之。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，安分張徒眾，命汰下京。臨別謂安曰：「法師儀軌西北，下座弘教東南，江湖道術，此焉相忘矣。至於高會淨國，當期之歲寒耳。」於是分手，泣涕而別。乃與弟子曇壹、曇貳等四十餘人，沿沔東下，遇疾停陽口。時桓溫鎮荊州，遣使要過，供事湯藥，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，汰病小愈。詣溫，溫欲共汰久語，先對諸賓，未及前汰，汰既疾勢未歇，不堪久坐，乃乘輿歷廂迴出。相聞與溫曰：「風痰忽發，不堪久語，比當更造。」溫忽忽起出，接與循焉。

汰形長八尺，風姿可觀，含吐蘊藉，詞若蘭芳。時沙門道恒，頗有才力。常執「心無」義，大行荊土。汰曰：「此是邪說，應須破之。」乃大集名僧，令弟子曇壹難之。據經引理，析駁紛紜。恒拔其口辯，不肯受屈。日色既暮，明旦更集。慧遠就席，設難數番，關責鋒起。恆自覺義途差異，神色微動，麈尾扣案，未即有答。遠曰：「不疾而速，杼軸何為？」座者皆笑。「心無」之義，於此而息。

汰下都止瓦官寺，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，請講《放光經》。開題大會，帝親臨

幸，王侯公卿，莫不畢集。汰形解過人，流名四遠，開講之日，黑白觀聽，士庶成群。及諮稟門徒，以次駢席，三吳負袠至者千數。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為陶處，晉興寧中，沙門慧力啟乞為寺，止有堂塔而已。及汰居之，更拓房宇，修立眾業，又起重門，以可地勢。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，遂侵掘寺側，重門淪陷，汰不介懷。綜乃感悟，躬往悔謝。汰臥與相見，傍若無人。領軍王洽，東亭王珣，太傅謝安，並欽敬無極。臨亡數日，忽覺不悆，乃語弟子：「吾將去矣。」以晉太元十二年卒，春秋六十有八。烈宗孝武詔曰：「汰法師道播八方，澤流後裔，奄爾喪逝，痛貫于懷。可賻錢十萬，喪事所須，隨由備辦。」孫綽為之贊曰：「淒風拂林，鳴弦映壑。爽爽法汰，校德無怍。」

汰弟子曇壹、曇貳，並博練經義，又善《老》《易》，風流趣好，與慧遠齊名。曇貳少卒，汰哭之慟，曰：「天喪回也。」汰所著義疏，並與郄超書論「本無」義，皆行於世。或有言，曰汰是安公弟子，非也。

晉飛龍山釋僧光　(道護)

釋僧光，冀州人，常山淵公弟子。性純素，有貞操。為沙彌時，與道安相遇於逆旅，安時亦未受具戒，因共披陳志慕，神氣慷慨。臨別相謂曰：「若俱長大，勿忘同遊。」光受戒已後，勵行精苦，學通經論。值石氏之亂，隱於飛龍山，遊想巖壑，得志禪慧。道安後復從之，相會欣喜，謂：「昔誓始從，因共披文屬思，新悟尤多。」安曰：「弘贊理教，宜令允愜，法鼓競鳴，何先何後。」光乃與汰等南遊晉平，講道弘化。後還襄陽，遇疾而卒。

又有沙門道護，亦冀州人，貞節有慧解，亦隱飛龍山，與安等相遇，乃共言曰：「居靖離俗，每欲匡正大法，豈可獨步山門，使法輪輟軫。宜各隨力所被，以報佛恩。」眾僉曰：「善。」遂各行化。後不知所終。

晉荊州上明寺竺僧輔

竺僧輔，鄴人也。少持戒行，執志貞苦，學通諸論，兼善經法，道振伊洛，一都宗事。值西晉饑亂，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，研精辯析，洞盡幽微。後憩荊州上明寺，單蔬自節，禮懺翹懃，誓生兜率，仰瞻慈氏。時瑯琊王忱為荊州刺史，藉輔貞素，請為戒師，一門宗奉。後未亡二日，忽云：「明日當去。」至于臨終，妙香滿室，梵響相係，道俗奔波，來者萬數。是日後分，無疾而化，春秋六十，因葬寺中，僧為起塔。

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

竺僧敷，未詳氏族。學通眾經，尤善《放光》及《道行般若》。西晉末亂，移居江左，止京師瓦官寺，盛開講席，建鄴舊僧莫不推服。時同寺沙門道嵩，亦才解相次，與道安書云：「敷公研微秀發，非吾等所及也。」時異學之徒，咸謂心神有形，但妙於萬物。隨其能言，互相摧壓。敷乃著《神無形論》，以有形便有數，有數則有盡，神既無盡，故知無形矣。時狀辯之徒，紛紜交諍，既理有所歸，愜然信服。後又著《放光》、《道行》等義疏。

後終於寺中，春秋七十餘矣。竺法汰與道安書云：「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，逝沒奄復多年，與其清談之日，未嘗不相憶。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，豈圖一旦永為異世。痛恨之深，何能忘情。其義理所得，披尋之功，信難可圖矣。」汰與安書，數述敷義，今推尋失其文製，湮沒可悲。

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

釋曇翼，姓姚，羌人也，或云冀州人。年十六出家，事安公為師。少以律行見稱，學通三藏，為門人所推。經遊蜀郡，刺史毛璩深重之，為設中食，躬自瞻奉。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，先取食之，璩密以敬異，知必不辜信施。後餉米千斛，翼受而分施。

翼嘗隨安在檀溪寺，晉長沙太守滕含之，於江陵捨宅為寺。告安求一僧為綱領，安謂翼曰：「荊楚士庶，始欲師宗，成其化者，非爾而誰！」翼遂杖錫南征，締構寺宇，即長沙寺是也。後互賊越逸，侵掠漢南，江陵闔境，避難上明，翼又於彼立寺。群寇既蕩，復還江陵，修復長沙寺。丹誠祈請，遂感舍利，盛以金瓶，置于齋座。翼乃頂禮立誓曰：「若必是金剛餘蔭，願放光明。」至乎中夜，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，照滿一堂。舉眾驚嗟，莫不挹翼神感。當于爾時，雖復富蘭等見，亦回偽歸真也。

後入巴陵君山伐木，《山海經》所謂洞庭山也。山上有穴，通吳之苞山。山既靈異，人甚憚之，翼率人入山，路值白蛇數十，臥遮行轍，翼退還所住，遙請山靈為其禮懺。乃謂神曰：「吾造寺伐材，幸願共為功德。」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：「法師既為三寶須用，特相隨喜，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。」明日更往，路甚清夷，於是伐木，沿流而下，其中伐人不免私竊。還至寺上，翼材已畢，餘人所私之者，悉為官所取。其誠感如此。

翼常歎寺立僧足，而形像尚少。阿育王所造容儀，神瑞皆多，布在諸方，何其無感，不能招致。乃專精懇惻，請求誠應。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，忽有一像現于城北，光相衝天。時白馬寺僧眾，先往迎接，不能令動。翼乃往祗禮，謂眾人曰：「當是阿育王像，降我長沙寺焉。」即令弟子三人捧接，飄然而起，迎還本寺，道俗奔赴，車馬轟填。後罽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，入寺禮拜，見像光上有梵字，便曰：「是阿育王像，何時來此？」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。年八十二而終，終日，像圓光奄然靈化，莫知所之。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。

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，學業甚著，為殷仲堪所重，尤善《十住》，乃為之註解。

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

釋法遇，不知何許人。弱年好學，篤志墳素。而任性誇誕，謂傍若無人。後與安公相值，忽然信伏，遂投簪許道，事安為師。既沐玄化，悟解非常，折挫本心，謙虛成德。義陽太守院保，聞風欽慕，遙結善友，脩書通好，施遺相接。

後襄陽被寇，遇乃避地東下，止江陵長沙寺，講說眾經，受業者四百餘人。時一僧飲酒，廢夕燒香，遇止罰而不遣。安公遙聞之，以竹筒盛一荊子，手自緘封，以寄遇，遇開封見杖，即曰：「此由飲酒僧也，我訓領不懃，遠貽憂賜。」即命維那鳴槌集眾，以杖筒置香橙上，行香畢，遇乃起，出眾前，向筒致敬。於是伏地，命維那行杖三下，內杖筒中，垂淚自責。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，因之厲業者甚眾。既而與慧遠書曰：「吾人微闇短，不能率眾，和上雖隔在異域，猶遠垂憂念，吾罪深矣。」後卒於江陵，春秋六十矣。

晉荊州上明寺釋曇徽

釋曇徽，河內人。年十二，投道安出家，安尚其神彩，且令讀書，二三年中，學兼經史，十六方許剃髮。於是專務佛理，鏡測幽凝，未及立年，便能講說。雖志業高素，而以恭推見重。後隨安在襄陽，符丕寇境，乃東下荊州，止上明寺。每法輪一轉，則黑白奔波。常顧解有所從，乃圖寫安形，存念禮拜。於江陵士女，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。或問：「法師道化，何如和上？」徽曰：「和上內行深淺，未易可測；外緣所被，多諸應驗。在吾一涕，寧比江海耶！」

以晉太元二十年卒。臨亡之日，體無餘患，上堂同眾中食，因而告別。食竟還房，右脇而化，春秋七十三矣。著《立本論》九篇、《六識旨歸》十二首，並行於世。

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

釋道立，不知何許人。少出家，事安公為師，善《放光經》。又以《莊》《老》三玄，微應佛理，頗亦屬意焉。性澄靖，不涉當世。後隨安入關，隱覆舟山，巖居獨處，不受供養。每潛思入禪，輒七日不起，如此者數矣。後夏初忽出山，鳩集眾僧，自為講《大品經》。或問其故，答云：「我止可至秋，為欲令所懷粗訖耳。」自恣後數日，果無疾而終，時人謂知命者矣。

晉長沙寺釋曇戒

釋曇戒，一名慧精，姓卓，南陽人。晉外兵部棗陽令潛之弟也。居貧務學，遊心《墳》《典》。後聞于法道講《放光經》。乃借衣一聽，遂深悟佛理，廢俗從道，伏事安公為師。博通三藏，誦經五十餘萬言，常日禮五百拜佛，晉臨川王甚知重。後篤疾，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，弟子智生侍疾，問何不愿生安養，戒曰：「吾與和上等八人，同願生兜率。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，吾未得去，是故有願耳。」言畢，即有光照于身，容貌更悅，遂奄爾遷化，春秋七十，仍葬安公墓右。

晉潛青山竺法曠

竺法曠，姓睪，下邳人。寓居吳興，早失二親，事後母以孝聞。家貧無蓄，常躬耕壟畔，以供色養。及母亡，行喪盡禮，服闋出家，事沙門竺曇印為師。印明叡有道行，曠師事竭誠，迄受具戒。棲風立操，卓爾殊群，履素安業，志行淵深。印嘗疾病危篤，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，至第七日，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，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，所苦遂愈。

後辭師遠遊，廣尋經要，還止於潛青山石室。每以《法華》為會三之旨，《無量壽》為淨土之因，常吟詠二部，有眾則講，獨處則頌。謝安為吳興守，故往展敬，而山棲幽阻，車不通轍，於是解駕山椒，陵峰步往。晉簡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，並諮以妖星，請曠為力。曠答詔曰：「昔宋景修福，妖星移次，陛下光輔以來，政刑允輯，

天下任重，萬機事殷，失之毫氂，差以千里。唯當勤修德政，以賽天譴，貧道必當盡誠上答，正恐有心無力耳。」乃與弟子齋懺，有頃災滅。

晉興寧中，東遊禹穴，觀矚山水。始投若耶之孤潭，欲依巖傍嶺，棲閑養志，郗超、謝慶緒並結居塵外。時東土多遇疫疾，曠既少習《慈悲》，兼善神呪。遂遊行村里，拯救危急，乃出邑止昌原寺，百姓疾者，多祈之致効。有見鬼者，言曠之行住，常有鬼神數十，衛其前後。時沙門竺道鄰，造無量壽像，曠乃率其有緣，起立大殿。相傳云，伐木遇旱，曠呪令至水。晉孝武帝欽承風聞，要請出京，事以師禮，止於長干寺。元興元年卒，春秋七十有六。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。

晉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

竺道壹，姓陸，吳人也。少出家，貞正有學業，而晦迹隱智，人莫能知，與之久處，方悟其神出，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。晉太和中出都，止瓦官寺，從汰公受學，數年之中，思徹淵深，講傾都邑。汰有弟子曇壹，亦雅有風操，時人呼曇壹為大壹，道壹為小壹，名德相繼，為時論所宗，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。

及帝崩汰死，壹乃還東，止虎丘山。學徒苦留不止，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，壹答尹曰：「蓋聞大道之行，嘉遁得肆其志。唐虞之盛，逸民不奪其性。弘方由於有外，致遠待而不踐。大晉光熙，德被無外，崇禮佛法，弘長彌大。是以殊域之人，不遠萬里，被褐振錫，洋溢天邑。皆割愛棄欲，洗心清玄。遐期曠世，故道深常隱；志存慈救，故遊不滯方。自東徂西，唯道是務。雖萬物惑其日計，而識者悟其歲功。今若責其屬籍，同役編戶，恐遊方之士，望崖於盛世，輕舉之徒，長往而不反，虧盛明之風，謬主相之旨。且荒服之賓，無關天臺；幽藪之人，不書王府。幸以時審讞，而後集也。」壹於是閑居幽阜，晦影窮谷。

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，本姓馮，山陰人。少以篇牘著稱。性率素，好丘壑一吟一詠，有濠上之風。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，後與壹書云：「始得優遊山林之下，縱心孔釋之書，觸興為詩，陵峰採藥，服餌蠲痾，樂有餘也。但不與足下同日，以此為恨耳。因有詩曰：連峰數千里，修林帶平津。雲過遠山翳，風至梗荒榛。茅茨隱不見。雞鳴知有人。閑步踐其逕。處處見遺薪。始知百代下，故有上皇民。」壹既得書，有契心抱，乃東適耶溪，與道猷相會，定於林下。於是縱情塵外，以經書自娛。頃之，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，以壹之風德高遠，請居僧首。壹乃抽六物遺於寺，造金牒千像。壹既博通內外，

又律行清嚴，故四遠僧尼，咸依附諮稟，時人號曰「九州都維那」。後暫往吳之虎丘山，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，即葬於山南，春秋七十有一矣。孫綽為之贊曰：「馳詞說言，因緣不虛，惟茲壹公，綽然有餘。譬若春圃，載芬載譽，條被猗蔚，枝幹森疎。

壹弟子道寶，姓張，亦吳人。聰慧素成，尤善席上。張彭祖、王秀琰皆見推重，並著莫逆之交焉。

晉山陰祥寺釋慧虔

釋慧虔，姓皇甫，北地人也。少出家，奉持戒行，志操確然。憩廬山中十有餘年。道俗有業志勝途者，莫不屬慕風彩。羅什新出諸經，虔志存敷顯，宣揚德教。以遠公在山，足紐振玄風，虔乃東遊吳越，囑地弘通。以晉義熙之初，投山陰嘉祥寺。剋己導物，苦身率眾，凡諸新經，皆書寫講說。涉將五載，忽然得病，寢疾少時，自知必盡，乃屬想安養，祈誠觀世音。

山陰比寺有淨嚴尼，宿德有戒行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。清暉妙狀，光映日月，幢幡華蓋，皆以七寶莊嚴。見便作禮，問曰：「不審大士今何所之？」答云：「往嘉祥寺迎虔公。」因爾無常。當時疾雖綿篤，而神色平平，有如恒日。侍者咸聞異香，久之乃歇。虔自審必終，又覩瑞相。道俗聞見，咸生歎羨焉。